



草原诗篇

□ 陈德胜

当第一缕晨光将赛什腾山的雪冠熔成鎏金冠冕时,我们的越野车已碾过最后一道沙丘的脊线,像一枚被朔风盖截的邮筒,深深扎进花海子草原毛茸茸的绿浪里。草叶上的露珠还含着昨夜的星屑,被车轮惊醒的野兔从地洞探出毛球般的身子,尾巴尖沾着草屑,像个被阳光烘暖的逗号,轻轻点在这片刚揉开睡眼的原野诗行里。

远远望见阿伊纳乡的毡房群落时,炊烟正以绞罗般的柔弧漫过栅栏。牧民古丽大姐提着铜壶在帐外,壶嘴腾起的白雾裹着茯茶与鲜奶的甜香,在空气里织就一张嗅觉的丝绸。“快进来坐,奶茶刚结出奶皮呢!”她的笑容像草原初绽的马兰花,眼角的纹路里盛满阿尔金山的风,每一道都刻着游牧岁月的温柔褶皱。毡房火炉上沸腾的手抓羊肉泛着琥珀色的油光,肥瘦相间的肋条肉还在热气里颤着脂光,青盐粒如碎钻般撒落,旁边陶

碗里的酥油正晕开成云絮,连碗沿挂着的奶茶都凝着脂香。

巴合提别克大哥割下最嫩的羊肋。羊肉入口的刹那,脂香混着牧草的清冽在舌尖炸开,仿佛将整个草原的丰饶嚼进了五脏六腑。古丽大姐续奶茶的铜壶倾出褐红琼浆,在陶碗里旋出琥珀色的漩涡,碗沿奶茶被冲散成星子,漾起的涟漪恰似草原清晨的心跳。毡房外传来小马驹撒娇的嘶鸣,夹杂着木桩上牧羊犬的轻吠,这些声音被风揉碎,晒在洒满阳光的草甸上。

告别时,古丽大姐往我们包里塞了滚烫的馕饼和奶疙瘩,馕饼烙着牛粪火的焦纹。沿牧草疯长的小径攀爬阿尔金山,越往上,草原的绿越像画师层层晕染的绢帛,从鹅黄渐变为深碧。脚下忽涌花的浪潮;蓝紫的鸢尾举着盛满晨露的酒杯,明黄的蒲公英撑开绒伞,绛红的狼毒花摇着铃铛,草叶露珠溅上裤脚,冰凉触感让人想起

山洞跳荡的雪水。

登上山脊的刹那,整个海子草原如巨幅织锦铺展眼前。大小苏干湖似两枚嵌在绿绒上的蓝宝石,湖岸线蜿蜒成柳眉般的曲线。成群的牛羊低头啃食带露牧草——白绵羊如被风揉碎的云朵,黑牦牛似泼在绿毯上的墨点,红棕色骏马扬起鬃毛驰骋,马蹄溅起的露珠碎成钻石雨。几只斑头雁斜掠湖面,翅尖拍水声响如碎玉轻击,惊起的涟漪将岸边云影揉成满湖碎金。

更远处,赛什腾山与党河南山如披着银铠的守护者,雪线以下是黛青岩壁,之上覆着永恒银白。山巅云絮低得仿佛伸手可摘,被山风梳理成奔马、游丝、羊群,却始终在山峦肩头徘徊。山脚下,奇里克河如一匹银绸从草丛挤出,叮咚着穿越花海子,流向大小苏干湖。水流过处,芦苇草长势葱茏,草穗在风里领首,应和着溪流的呢喃。

我们在山脊久坐,直到阳光将冲

锋衣晒出暖意。山谷来风裹着湖水微凉,混着牧草、泥土与野花的复合气息,如陈酿的草原香露。远处牧民骑马的身影似移动的棋子,吆喝声被风拉长,散落天地间,非但未破宁静,反而自然画卷添了几行灵动题跋。

蹲身触摸土地,草根在指缝间倔强生长,泥土里藏着碎石与昆虫外壳。不久懂得,阿尔金山的宁静从不是死寂,而是万物共生的复调;羊群啃草时,草芽在根下悄然萌发;河水冲刷草原时,草缝正孕育绿意;牧民守护草原时,草原以丰饶回馈大美生态。

夕阳为群山染上蜜色时,我们沿原路下山。

回望处,大小苏干湖水面闪烁如撒满碎钻,牛羊循炊烟归向毡房,毡房顶青烟与晚霞交融成一匹霞缎。阿尔金山将这一切美好揽入怀中,时光在此放慢脚步,滤尽喧嚣,只余自然与生命最本真的模样,在天地间静静流淌,谱成一首永不褪色的宁静诗篇。

□ 田华

割麦

□ 吴农荣

春天,犁耧唱着谣曲
将种子送进泥土
在大地的怀抱里孕育梦想
温暖的季节涅槃出新生
青青麦苗推开露水的窗户
翻腾着丰收的暗示

炙热的阳光与滚烫的汗水调色
将滔滔金浪描绘得此起彼伏
那些艰难分蘖的日子
多少乡愁在拔节
多少汗水在灌浆
每一垄麦田都跳动着欢笑

针尖般的麦芒金子般的籽粒
像沉甸甸的心事压在肩上
一首唐诗与锄镰相遇
春种和夏收一直这样

在文字消失的地方
我看到了几顶草帽
和一再弯腰的镰刀……

绿绒蒿

□ 华竹

海拔三千四百米
绿绒蒿
挺起盛夏的细腰
冰舌吻过的侧碛垄
黑土过于肥厚

骤降的大雪
将夏至的气温
直接颠覆为零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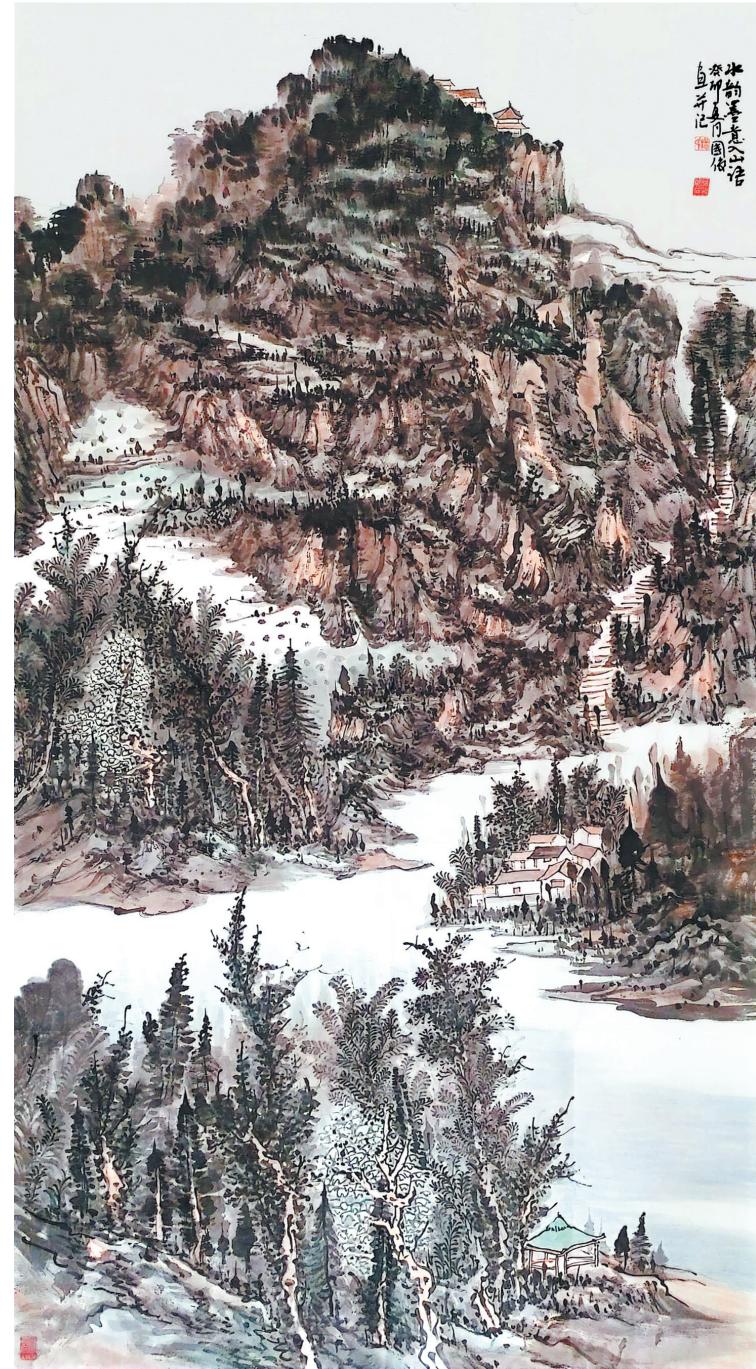
绿绒蒿
身被一身刚毛
侠客般
站在雪线之上

守着祁连山
以及内心的翠绿
和柔软

玉兰引

□ 半弟

三月的马蹄叩响冻土
风在古柳铁上烘焙暖意
秦州城一页未拆封的春信
在小河裂隙处游成鲤鱼的形状
不要探访那些曲折的隐喻
当辛夷树举起所有月光
积雪便从枝头漫出来
每片花瓣都是春天承兑的芬芳誓言



百花

第3329期

水韵墨意入山语

〔中国画〕

杨国俊 作

山野记忆

□ 魏文晶

前几天翻阅专业书籍,方知藜藿一词中的“藜”者,是一年生草本植物,其嫩叶可食,亦称“灰条”,顿觉恍然,这不正是小时候最熟悉的灰条么。野草萋萋,野花离离,记忆中那些长满山坡沟壑的青草、野花、酸果、山卉,一时都在眼前鲜活起来……

挖蒜苗、拔辣菜、剜苜蓿,便是我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的事。辣辣的叶子呈小小的三角形,像一面面小旗帜点缀在枝叶上,拽住枝叶轻轻往外拉,根须便一点点露出地面,细细泛白的根子上粘挂着新鲜的泥土,轻轻一捋送进嘴里,那和着泥土味的辣味便定格成童年的味道。小蒜倒是稀缺的,得遍寻坎坎旮旯,它的叶子类似小葱,发达的根系藏在泥土里,呈小小的圆球状,叶子和根均可食。母亲会用清水将泥土冲洗干净,和上几根韭菜,切碎,撒上一撮盐,浇上几滴醋,一小碟美味的咸菜便做好了。至于丁丁棒槌究竟为何种植物,至今也无法说清,只记得它根子椭圆呈褐色,嚼食即有甘蔗般的甜味。

农历四五月,大片的麦苗开始疯长,田地里的杂草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和麦苗争夺领地,我们便去拔草除田。在我的印象中,麦田里长得最旺盛的草就是灰条,这种草有不规则的叶子,其茎直立,又带紫红色。一阵工夫,拔出的灰条便堆成一堆,母亲嘱咐我将灰条顶端最嫩的部分掐下来放进竹筐里,说回家后凉拌了吃。

灰条菜叶子的背面呈银灰色,布满了灰白色的细小颗粒,轻轻一搓,便有闪亮的粉末状灰沙附在手上,所以下锅之前先得将它搓下来,清水洗干净,开水下锅焯煮,再用凉水过水,捏干水分,散落在盘子里,撒上盐,浇上醋,把捣碎的蒜泥和葱花敷洒其上,将热好的油浇注上去,随着“嗞嗞啦啦”的声音,香气在白雾中弥散开来,一盘灰条菜便做好了。

历代文学作品中对灰灰菜的记载,除《韩非子》之外还有不少,最早大约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写道:南山有台,北山有莱,“莱”有时会被误认作“菜”,晋代陆机《草木疏》解释:“菜,藜也。”《尔雅》称藜为“釐”。“釐”字取“藜”意,有数量众多的含义。《红楼梦》里平儿向刘姥姥要的“灰条菜干子”其实只是风干的灰条,晒干的灰条可以泡软后焯鱼、烧肉,据说也别有风味。

而今,我们早已走过那些贫瘠而难忘的岁月,该怎样铭记那些逐渐斑驳的时光,该如何感恩这片无垠的厚土,该如何吟诵我的童年、我的牵挂、我的故乡?握笔的手写不尽悲欣交集的时光,广袤的大地呵,请接受我的礼赞!

那些树的模样

叫会飞的树。

枣树和柿子树的地盘总在院子角落或屋后不显眼处,可见它们并不受宠。但没有一棵树不爱慕春天,没有一棵树能容忍阳光和雨水的忽视,它们会避开其他树木的层层封锁,努力伸展枝丫寻找生存空间,这就是歪脖子枣树总将身子探出墙外的原因。

还有楸树,开粉紫花,果实像“长豇豆”挂在枝条上,也总是在院外,和核桃树不远不近做着伴儿。那些树当中,核桃木、杏木、椿木、枣木、土槐木木质坚硬,纹理细密,是硬木头,常用来做门边窗框、桌椅板凳、案板等精细家具。杨木、楸木、泡桐这些软木头,多用来做一般家具或盖房子,这就是树各有用处,核桃木再好,也不能做风箱和门扇啊。

细想每一棵树,都有自己的故事,这棵树从哪里来,经历过怎样的风雨才成长为一棵大树?回想起有关家园的记忆,几乎就是关于树的记忆。你在那些树下乘凉、玩耍、读书、听故事,看树上花开花落,目睹果实在由小变大。你攀爬过那些树,欺负过那些树,它们身上有你留下的疤痕。可树是宽厚包容的,它们懂得你的喜怒哀乐,任由你从小胡闹到大,直至成为远行客。

那些树常常有模有样地走入你的梦境。每个春天,它们总不忘在缕缕风中为你捎来故园的气息。那些天蓝如洗,月似水银的夜晚,那些硕果压弯枝头的景象,还有父母操劳老去的身影,连同整个院子,整座村庄,一旦细细想起来,便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候了。这时,你就会有种要哭的冲动,因为你突然明白,那些树,不光长在你曾经的家园里,更是长在你心里,你的血脉中。

过西大滩

□ 张宗文

在天祝,珍宝般的西大滩,仰望着声名显赫的乌鞘岭,谦逊地匍匐在阿米盖年山脚下,静静地孕育着成片的森林草甸和无数生灵。

穿古浪经石门峡就进入了西大滩。峡中道路蜿蜒,两壁怪石倒悬,令人不敢仰视。峡内溪水潺潺,源自西大滩境内的小滩河与坝堵河交汇。“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,悬崖上便应景盘踞神似龙形的三条石岭,人称“石龙”,更有天然形成的石洞一座,宽不过一人通行,深约十来米。越往里面空间越狭窄,宛如一只巨大的牛角。

离开石门峡,天地豁然开朗,有松涛欢鸣,万顷森林以不容拒绝的姿势,将密密匝匝的绿塞满我的眼眶。

雨后初晴,走进林间,阳光透过树的间隙洒下,在湿漉漉的空气中

折射成魔幻的色彩。不留神就会遇到蓝马鸡孵卵的窝,在林间的空地上,将它们的蛋用干苔藓小心地覆盖着。遍地的蘑菇们打着小伞,牛肝菌、鸡枞、荷叶离褶伞,个个都是极品美味。同事小白在森林里蘑菇的躲藏处。他轻轻蹲下,手指在云杉根部松软的土壤上拨拉几下,一枚枚松茸就钻出了脑袋。

走远了,也能听到流水叮咚。牧人听到水响,就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地名就有了诗意的“东响水”“西响水”。在西大滩,有时候让人恍惚——寒鸦是诗人,整日叽叽喳喳地歌颂着爱情;牧人是诗人,会唱牧歌会跳则柔;就连二郎池也是,从高处俯瞰,深山里的二郎池碧波粼粼,长成一副爱心的形状,多情的诗人一般。

雨后初晴,走进林间,阳光透过树的间隙洒下,在湿漉漉的空气中

一场雨水,冲刷出许多裸露的石头,铺满了草滩。许多石头上面布满了类似蕨类植物的图案,那是软锰矿在岁月里渗出的黑色脉络。也有少量植物化石,时间让远古的植物有了石头的硬度,就这么神奇地保存下来,与我这个过客静默相对。

听说牧人在二郎池附近的河滩里遇到了一块明代督水石刻,上面用隶书刻着“六月提兵,为民活水灌耕”等40余字。除少数几个字模糊不清外,其余字迹清晰可辨。那天,我在一块石头上,揣测匠人心事——雕刻这些字的人,只是忠实地记录了历史,却没私藏半笔自己。有什么关系呢,西大滩满河滩都是石头啊,雕刻者若是愿意,大可刻一部自传体传世。也许他就想要留下这一滩的空白,给后人想象……

无论离家多久,不管走多远,那些树的模样你一定记得。

祖上传下来的宅旁,多半长着枝繁叶茂的核桃树,“核桃树大,柴垛子高。”核桃树曾经是殷实之家的标志。新建的宅院旁,也必会栽上几棵小核桃树,和孩子们一起长大。

核桃干果能补脑强身,核桃油属于上等好油,加之核桃木是优质木料,因而庄户人都把核桃树另眼看待,至少每年施冬肥、夏灌水是其他果树所没有的待遇。

白杨树通常绕外墙栽一圈,又高又直,像守护家园的卫兵。这种树好栽好活,树身和叶子银光闪耀,树梢直刺蓝天,称之为钻天杨是有道理的。喜鹊最喜欢把窝搭在钻天杨上,只要听到喳喳的叫声总被视为好兆头。

院墙外也栽国槐,也就是土槐。土槐长起来慢条斯理,水桶粗细者,树龄少则几十年,多则上百年。土槐结槐米,因是药材而价钱不错,所以每年夏天摘槐米就是件十分重要的事。

杏树、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一般都栽于院内,而花椒树满身是刺,通常随便栽在菜园子或大门外,走路过来捋几片椒叶,摘些花椒也不大要緊,刺实在太多了,一时半会儿摘不了多少。

那些树开花结果的样子你一定比谁都记得清楚。每年最先开花的是桃杏,桃花红艳,杏花粉白,前者疏朗如梅,后者繁花满枝,各自成趣。接下来是娇嫩如雪的梨花、白中带粉的苹果花、火炬一样的石榴花,竞相开放的花儿招蜂引蝶,院子里一派生机盎然。

麦子收上场,杏子刚好熟。有肉厚味甜的牛心杏,有酸里透甜的响呱杏,一甜一酸,各有风味。夏末是桃子成熟的季节,好吃莫过于离核桃,外表绿中泛白,内里果肉粉红如胭脂,味道酸甜可口十分诱人。梨有好几种,最好的是香蕉梨,状如葫芦,成熟后与苹果同放几日,入口软糯香甜没有半点渣,一口气能吃三五个。

当年,家中有秦冠和黄元帅两种苹果树。秋上收了果子,专门藏于一间房内,门上有铁将军把守。只不过锁子并不能将那丝丝缕缕从门缝和墙缝里飘出来的果香锁住。

除了果树,院子如果足够大,四周一定会栽上泡桐。泡桐树长得快,几年时间就会高过房顶。犹记得每年初夏,泡桐树会开出满树喇叭一样的紫花,女孩子最喜欢穿花冠戴在头上。

时常忆起秋天的雨夜,伴随着泡桐叶上的雨水打落在青瓦上的叮当声,一盏昏黄的灯下,在那微微寒凉的夜里,你常常捧着书本,沉浸于文字中不得自拔,那是终生难忘的一份美好记忆。

香椿树一般长在院子的某个角上,挺拔笔直,总有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。香椿芽是时令蔬菜,凉拌香椿,香椿炒鸡蛋,相信没有人不爱吃。香椿树开黄色细小的絮状花,有淡淡的香味。香椿树的果实是椭圆形,成熟后会炸裂,神奇的是每粒种子都有一对薄如蝉翼的小翅膀,朔风劲烈时,种子会乘风远走高飞,到很远的地方去安家落户,香椿树因此又